

把青春华章 写在祖国大地上

编者按：9月6日晚，2026“把青春华章写在祖国大地上”大思政课网络主题宣传和互动引导活动走进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六年来，这堂行走的大思政课足迹横跨南北，用心讲好中国故事。

作为一所为“两弹一星”事业而创办的大学，中国科大始终坚守“科教报国、追求卓越”的初心使命，本身就是大思政课最生动的注脚。本期报纸连续两版推出相关报道，再现大思政课现场的动人瞬间，聚焦中国科大发展历程、建设成就，展现一所学校与一座城市的共生共荣，共同发展。愿这些文字能让读者重温感动、汲取力量。

向科学进军70年

◎ 陈宇龙 张渺

这是一个“群星闪耀”的夜晚，这个夜晚属于中国科学家。

9月6日晚，101位两院院士的影像，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综合体育中心的大屏幕上浮现。歌曲《夜空中最亮的星》的旋律在现场响起，全场随之沸腾。屏幕上的院士们，都是中国科大的毕业生。

当晚举办的是2026“把青春华章写在祖国大地上”大思政课网络主题宣传和互动引导活动，数千名学子与曾任教于中国科大的“两弹一星”元勋、勇闯科学“无人区”的“学长学姐”，共赴一场“向科学进军”的灵感对话。

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70年间，无数个星辰般的名字汇聚成一部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辉煌史。这段史诗始终有一条清晰的主线：党和国家把科技摆在事关国家发展全局的战略位置，一代代科技工作者则把“国家需要就是我科研的方向”作为人生信条。

这堂大思政课，正是对这70年的回望。

为“国运所系”登途

校名才确定了10天，选址未决，距离开学仅剩大约3个月……1958年6月18日，包括《中国青年报》在内的3份报纸刊登了这样一所新大学的招生简章。

最大的招生亮点是，钱学森等一批极富声望的科学家出任各系主任，招生简章中的一些部分就是由他们亲自撰写的。

这所大学的诞生源于两年前，1956年1月，党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此后，《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出台，这是新中国第一个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360余位科学家参与其中，确定了“重点发展，迎头赶上”的方针，并采纳了“任务带学科”的方法，即“围绕国家需求划任务，同时推动学科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所为科学而生、为“两弹一星”培养人才的大学，被写进了国家的日程表。

事实上，在1958年，全国的科学技术力量都在为“两弹一星”集结。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四川大学等多所大学在同年开设了涉核专业；我国第一个综合导弹试验靶场开始组建，这个代号“东风”的基地就是后来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专门负责原子弹研制工作的机构在年初成立，到了下半年，核武器科研生产基地在青海金银滩草原开始筹建，这是后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和第一颗氢弹诞生的地方。

中国科大是这条战线上的“人才车间”。建校之初的13个系41个专业大部分是围绕“两弹一星”的国家战略目标而设立，不少专业属国内首创。

当年，超过5000人有意报考首次招生的中国科大，原定的950个招生名额不得不扩增。最终，来自全国各地的1634人获得入学资格，组成了一支“向科学进军”的先行军。

让一些考生颇感陌生的，是招生简章里的

院系、专业名称，原子核工程、放射化学、同位素地球化学……中国科大首届学生张瑜多年后回忆，苏联发射人类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极大鼓舞了有志于学习航空航天和火箭技术的人，“怎奈不知该报考哪所高校的什么系或专业为第一志愿，将来才有机会从事这方面工作，这是我感到困惑与迷茫之处”。

中国科大招生的消息让他感到“久旱逢甘霖”。想到可以跟着“许多青年学生心目中的偶像”钱学森学习，张瑜回到了已经提交的高考志愿申报表，改第一志愿为中国科大力学系。

个人的志愿与国家的需求，在那一刻完成了对接。

“我想培养的人才——根基，要扎得深；专业，要立得住；还要向上攀登。就像一根旗帜，高高地竖起来，让大家都看得见！”由演员祖峰饰演的“钱学森”在9月6日晚的活动中，掷地有声地喊出了这句跨越时空的期许。

为何要高高竖起？“因为国家真到了需要你的时候，你不能躲在人群里。你要站得出来，顶得上，扛得起这个责任！”他说道。

钱学森等23位“两弹一星”元勋共同承担了一份“国运所系”的责任，他们中有11位曾在中国科大传道授业。我国第一颗核导弹成功试爆的22天前，中国科大化学物理系首任系主任郭永怀从青海核试验基地返回北京途中，因飞机失事遇难。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和警卫员紧紧抱在一起，用身躯护住了装着重要实验数据的公文包。

2003年，中国科大教授李佩将丈夫郭永怀那枚由515克纯金打造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捐赠给学校。

“建校68年来，这份‘以身许国’的信仰始终在中国科大传承。变的，是攻关的领域；不变的，是‘国家需要什么，我们就做什么’的赤子之心。”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大校长常进在现场说道。

国家把科技放在什么位置，那一代人就把青春放在什么位置。

向“科学高峰”攀登

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大第二届学生陈立泉守护着一份“锂”想。

1976年，他36岁，在德国访学期间看到一枚氯化锂纽扣电池，德国人说它将来能驱动汽车，他看了很久，决定放弃晶体研究，转行搞电池。16岁前没见过电灯的他，后来做出了中国第一块固态锂电池。

半个世纪后，在中国科大的活动现场，当这位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上台时，掌声如潮。

回望1978年，陈立泉回国正式开展锂电池研究时，迎接他的是阵阵春风。那3月，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强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郭沫若则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书面演讲《科学的春天》。这位中国科学院首任院长、中国科大首任校长当时已86岁高龄且身患重



9月6日，安徽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活动现场，《祖国不会忘记》节目中，众多科学家的形象出现在大屏幕里。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辉辉/摄

病，最后由播音员代为朗读：“我们民族历史上最灿烂的科学春天到来了。”

一大批科学家正是在那个“科学的春天”再次启程，彼时，陈立泉给自己立下军令状：“3年内立足，3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

1978年3月，恢复高考后的首届大学生赵政国入读中国科大近代物理系。这个在工厂宿舍墙壁上写满微积分公式的年轻人，转头扎进粒子物理的“混沌”世界。10年后，他成了中国科大培养出的第一位核与粒子物理实验学科博士。

作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大教授，赵政国长期深耕于高能物理前沿，正在推动超级陶靶装置的建设。在这台机器里，电子与正电子被加速后迎面相撞，科学家能从碰撞产生的大量粒子中寻找新的物理规律，他说，“如果它建成的话，我国能够领先世界二三十年”。

9月6日，在中国科大校园内，赵政国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谈到他认为勇闯科学“无人区”所需要的品质：“首先也是最关键的，就是要对研究的東西感兴趣。同时，‘无人区’通常意味着困难重重，会不断遇到困难，甚至经历煎熬。因此，毅力至关重要，必须能够坚持下去。”

2026“把青春华章写在祖国大地上”大思政课网络主题宣传和互动引导活动上，赵政国和其他3位院士同台分享他们所跋涉的“无人区”，全场学子沉浸在那厚重的科学记忆中。当年他们走进这些领域的时候，能不能有结果，无人可知。

84岁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大教授施肇渝说：“天文界将天上的很多小行星以科学家名字命名，比如郭永怀星、华罗庚星等，这些老科学家放弃了国外优越的条件，义无反顾回国投身科技事业，是我们永远要仰望的榜样。”

在她讲述的同时，袁隆平、邓稼先等璀璨“群星”的巨幅影像登上了合肥的地铁站、各大商厦的大屏。

“让中国科技走到世界前沿，是几代中国科学家的梦想。我们已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但我们还需努力。希望寄托在你们年轻一代身上。”施肇渝对着台下一张张年轻的面孔说道。

踏“巨人肩膀”远行

1955年，钱学森历经波折，终于登上“克里夫兰总统号”邮轮，返回故土。新中国成立初期，一群归国科学家担纲“领军”，在搭建中国现代科研体系、创办尖端学科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半个多世纪后，赵政国决定放弃在密歇根

大学的职位回到母校任教，则是因为时任中国科大物理学院执行院长刘万东的一封信。信中提到，由赵政国的导师梅镇岳先生亲手建立的粒子物理与原子核物理专业，当时面临着人才队伍青黄不接的境况，刘万东希望他能够回来，把整个学科重新建起来。

9月6日的活动现场，常进通过几件信物盘点了这些科学家一路走来的故事，向现场学子交出了“接力棒”：“你们脚下是巨人的肩膀，肩上是国家的未来。”

中国科大集成电路学院2026级新生巩子谦记住了每一件信物。她并不熟悉郭永怀那枚“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所纪念的时代，但还是被他以身许国、坚持不懈的科研精神所感染。就像她并不了解超级陶靶装置，但把赵政国说的“路可以找，方法可以改，但不能轻易放弃”牢牢记住了。

这位来自集成电路产业重镇江苏无锡的女生立志要从事芯片研究，她说这是国家需要，也是自己性格适合的“沉下心来研究的工作”。活动过后，她突然感觉到自己离“科学报国”突然很接近，“‘墨子号’‘悟空’这些成果可能出自比我早不了几届的学长学姐之手，10年前他们可能也刚踏入科大校园，和我就坐在同一个教室里上课”。

通过“强基计划”进入中国科大物理学院学习的2026级学生叶锦远告诉记者，陈立泉院士选择研究电池的远见让他钦佩，“当时虽属冷门，却坚信中国需要自己的电池与电动汽车”。他意识到，“科学报国”不应是空泛的口号，而需锚定具体方向，要与国家和人民的需求紧密相连，并具备深远的发发展前景。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是中国“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锚定的目标，是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在中国的教育界和科学界，“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培育创新文化，弘扬科学家精神”等使命已经广为人知。

9月6日晚的中国科大，数千名学子高高举起手中的灯笼，牌上是一位位科学巨人的名字：钱学森、郭永怀、钱三强、孙家栋……

近3小时的活动中，欢呼声如潮水般涌来，退去，再涌来，为上台的每一位科学家。他们是真正的科学巨子、时代的英雄，是我们最应该追的星。”电视剧《主角》的主演张嘉益在台上说。

（原载于《中国青年报》2026年09月11日）

大师怎样办大学

◎ 杜佳冰

1958年，在没有校名、没有院系、没有大楼、没有教师、没有教材的情况下，从无到有办出一所大学，需要多少天？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给出的答案是，111天。当年被录取的第一届学生黄吉虎坐着火车从浙江到北京上学，他挑着扁担，行李挂在两头，走出车站后便开始上路。

知道这所学校的人不多。“好心、友善的北京人告诉我，从天安门前的长安街一直往西走，就会到达玉泉路。”

他于是挑着行李沿长安街向西，经过西单，出了复兴门，又走过木樨地……近4个小时后，才走到校门口。

入学报到后，学生们才发现宿舍都是借来的。

但建校不到一年，这所学校就进入首批16所

全国重点大学。不到两年，就有了全国高校第一台投入运行的计算机。如今68年过去，这所学校有了“千生一院士”的说法——平均每千名本科毕业生中，约有一人当选两院院士。建校前三届的4688名毕业生中，就有32人后来当选两院院士。

1958年3月18日，离秋季开学只有半个月时

间，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在院务会议上提出，可以考虑科学院附设一所高等学校。

当时，中国已经开始酝酿研制原子弹和导弹。原子能、火箭、人造卫星、计算机、自动化、稀有元素等领域陆续提出人才需求，现有大学短时间内难以提供足够的毕业生。归国不久的钱学森曾说：“我们首先意识到，当前最紧迫的问题是教学，而不是马上进行独立性研究。”

中国科学院下属许多研究所，可以培养研究生，却没有自己的大学。几个月前，由郭沫若任团长的中国科学技术代表团刚赴苏联考察谈判归来，代表团成员就在中国科学院的一次党组会议上，谈起了西伯利亚准备兴办的一所综合大学。

这所大学有几个特别之处：专业围绕科学院已有的研究方向设置，课程由科学家承担。这样既可以节省建设费用，也能让教学紧贴最新研究。

很快，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就在中央科学小组会议上向聂荣臻副总理汇报了中国科学院拟办一所大学之事。聂荣臻表示可以考虑，并请中宣部研究。

4月，中宣部负责教育工作的干部程今吾

致信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我觉得这个建议很好。要办就在城里找一幢房子很快地办起来，全部招走读生，暑假后就开学。”

5月20日，聂荣臻向周恩来汇报中国科学院拟办一所大学，周总理当即表示很赞成。

6月2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批示称：“书记处会议批准这个报告，决定成立这个大学。校址另议。”

二

这个新的大学首先要有一个名字。1952年教育部对院系进行调整后，新建或重组的专业院校，大多按照所在地和所服务的行业命名：北京航空学院培养航空人才，北京钢铁学院面向冶金工业，北京地质学院服务地质勘探，北京石油学院对应石油工业，北京矿业学院培养采矿人才。

6月8日，郭沫若主持召开学校筹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定定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这是国内第一所以“科学技术大学”命名的高校。

“科学”与“技术”同时进入校名，在当时并不寻常。这所大学给学生的期望是，不仅要学习已有的科学知识，还要连接实验室、工程和国家正在展开的技术事业。

原子能需要原子核物理和核工程人才，于是设原子核物理和原子核工程系；火箭和高速飞行器需要力学人才，于是设力学和力学工程系；寻找油田、稀有元素和新材料，需要地质与化学

相结合，于是设地球化学和稀有元素系。

还有技术物理系、化学物理系、物理热工系、无线电电子学系、自动化系、放射化学和辐射化学系、高分子化学和高分子物理系、生物物理系等多个系科专业，许多都服务于“两弹一星”事业。

定名仅仅10天后，6月18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就同时刊登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1958年招生简章》。

已经要招生了，学校一时间还没有校址。筹备组最后选中了北京玉泉路原中央党校所在地，但此处院子已经划给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设计院使用。档案记载，总参谋长黄克诚了解情况后，当即要求设计院搬迁。设计院院长唐凯应允，一周内就搬出去。

一周后，筹备中的中国科大有了校址。工作人员进去查看，发现原有教室还勉强够用，宿舍床位却差得很多。

筹备组又找到马路对面的解放军政治学

院，借来两栋宿舍楼。学生吃饭、住宿、上课需要的桌椅和设备，也分批筹措。科学院图书馆和各研究所支援了一大批图书、工人、图书资料 and 实验设备。

7月28日，第一次系主任会议在北京召开。近30名与会者，包括赵忠尧、施汝为、郭永怀、吴仲华、钱学森、杨承宗、侯德封、华寿俊、华罗庚、贝时璋、赵九章等科学家。（下接3版）